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十五回 氣惱黃杰士 智擒三水寇

賢臣叫人將銀取來，戚順看是不少。賢臣吩咐卸了男女的刑具，又令人拿下招詞，男女畫了招字，復又呈上。賢臣叫聲：「戚順，本縣問你，妻還要否？」戚順見問，往前跪倒半步，口尊：「老爺，不用問了，想這種老婆，小的不要他了，叩求老爺當堂發賣。」賢臣說：「算你還有男子之志。」隨提筆判斷：妙齡不守清規，通姦盜銀，二罪俱犯，應重責三十大板，城隍廟前枷號一月；卸枷之日，照律重處還俗。戚順自不小心，應責。姑念失偶，釋放。刁氏與小道通姦，忘其夫婦恩義，應該處治；傳官媒當堂領下官賣，價銀領去。判畢拿下。叫：「戚順，你畫個字。」發放已畢，不表。賢臣忽又想起出簽拿老龐、解四的事？趙虎、劉奇各拉一人上堂。龐大先說：「小的龐大，他叫解四。小的們乃是本縣人氏，因為開鋪折本，盤與錢姓。」賢臣又問：「你姓什麼？」

那人見問，叩頭碰地，口稱：「老爺容稟：小的是本縣居民，姓錢名叫廷玉。父母早喪，只有小的一人。要尋買賣為生，可巧他那邊有鋪，一應傢伙。中人說合，倒與小的。言明制錢五千。中人名叫解四，舖主姓龐。小的接生意，只有兩月，不知把小的二人拿來何故？」賢臣說：「叫你二人，並無別故。你二人作的事情，還來問本縣麼？」吩咐人來先把他二人夾起再問。那老龐受刑不過，扭項大叫：「解四！我顧不得你了！」說：「老爺叫人不用動刑，招了。小的兩個開鋪正沒趣致，那日夜晚，見一孤客，被套盛有東西。小的兩人誘哄進鋪，用酒灌醉，謀殺，將屍首砍得數塊，裝在牀袋放在魚池邊。淹埋之後，各分銀六兩，衣裳在外。恐有禍事，是以倒鋪與錢姓。小的招認的事實，不連累好人。」賢臣說：「解四，你招不招？」解四見龐大招認，只得也招承了。施公吩咐書吏，定了口供，拿下二人畫了手押呈上。施公提筆判斷，批道：害殺過客——不知家鄉。解四應該抵罪，立斬。老龐年老，應定秋後絞罪。追解四家產，變賣入庫。令人到池邊找著屍首，賞棺木仍埋魚池一旁；墓前立碑，一面上寫被害情由。施公判畢，立刻作稿，申詳上司，不必說了。

且說施公至三鼓而寢，次日升堂，忽有鳴冤之聲，自角門進來。一個少年女子，跪在堂下，淚流滿面。施公吩咐接狀。

書吏答應，接上呈詞，放在公案。施公舉目觀看，上寫：

具呈為萬惡姪謀奪家產，斬宗滅後，冤辱貞節事。妾王氏貞娘，叩稟：青天大老爺台前。亡夫方節成，本係鹽商，家財數萬，九口無子。妾父素受方公之恩，以妾報德。亡夫一宿而終；妾懷孕足月，生男襁褓。不料族姪方剛，嫉妒生謀，冤妾為私情不節——豈九口老兒生子？親鄰皆順方剛之言。族中長幼二口餘房，公分夫主家財；推出母子無歸。妾之父母，皆以方剛之言為準，冤辱逼妾於死路。幸得母舅收留。往往呈告，皆被方剛買通官吏，各有司衙門，不准辯白，以致冤成覆盆。今日幸睹青天，恩准陳情上告。再乞叩青天大老爺，恩准提究滅倫欺孤之惡姪，救正脈之香煙。庶妾身清白不枉，操持節志，生死血沐，繼恩於萬世矣。

施公看罷狀詞，往下開言，問說：「王氏，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？作何生理？你今多少年紀？嫁與那鹽商時，有幾多歲數？」那婦人說：「老爺，少婦的父親名叫王守成，領方鹽商一千兩資本，出外為客。不料遭風，資本消盡，不敢露面。只因祖母身亡，缺少棺木殯葬之資，小婦人父親無奈，出門設法。

鹽商聞知，叫小婦人父親前去說道：『作客為商，賺錢折本，乃是常事，何必掛懷。』前項又送紋銀百兩。殯葬祖母之後，又叫小婦人父親與他姪方剛共辦行商之事。小婦人父親感其大恩，更歎老老九口無子，情願將妾獻與商人為妾，苦苦哀求，方公允納。不料一宿懷孕，次日方公身亡。家產俱係方剛執掌，餘事俱載呈狀之上。」施公聽了，又看婦人舉止端莊，叫聲：「王氏，你是幾歲嫁的？」王氏叩頭說道：「小婦人嫁他之時，才六歲。二月二日過門，二日數盡。奴情願守志，族人不容，逼奴改嫁，以死不從。自產嬰兒之後，步步謀害，差罵小婦人。爺娘無奈，將小婦人領回，要害妾命。喜幸母舅收留，以全方門之後。已經六載，含冤未伸，今朝始得撥雲見天。」施公想當日長沙太守壽高八口養兒，記長沙周文碑題道：

九口公公養一娃，有人恥笑有人誇。

若是老夫親骨肉，後來依舊作長沙。

施公心說：「可知方公九口生子，積德感動上蒼。」想罷叫聲：「王氏，難為你貞心持節，扶養幼子，本縣給你分清皂白。」

王氏見准狀詞，連連叩頭。施公叫聲：「王貞娘，明朝把你父母、舅舅帶著德保同來堂上聽審。」王氏聽說，拭淚下堂。施公隨即出票，傳那方剛族中老幼，限明日午堂聽審。公差答應，接票而去。

且說施公升堂，施公吩咐：「帶上王守成夫妻來。」青衣答應。夫婦走上跪倒。施公說：「你女貞娘告狀。快把此事情節，細細訴來。」王守成夫婦見問，叩頭流淚，稟：「老爺，貞娘乃是小人之幼女，幹出醜事。」施公微微冷笑，罵聲：「奴才！滿口胡說！親生女子，誰不心疼？你說以女報恩，你這奴才，非是疼女，係誤其終身。說什麼生男養女，分明是賣你女兒。如今說她不端，有否憑證？如再巧辯，一定動刑！」施公又問：「你女既無別事，為甚被逐回家？方姓血口噴人，你願受其辱，你為何逼他死？快把情由說明。若有言差語錯，動刑拷問。」

王守成含淚口尊：「老爺，小的也曾分辯：若不滿月，算小的閨門不緊；已經個月滿足，如何是為敗壞？怎奈方宅族人不依，當面受污。小的也覺荒唐，是以領回，逼他自死。偶遇內弟劉之貴苦救貞娘，隨他舅家過活。貞娘屢次要告，無遇清官。今幸青天榮任，乞祈公斷。」施公聽罷，吩咐劉之貴、貞娘母子二人上堂。青衣答應，帶至下跪。施公先看德保，雖然僅五六歲，卻是品貌端莊清秀，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兩耳垂肩，鼻如懸膽，口分安詳。身穿錦紅棉襖，隨他母跪在一旁。

施公心中大喜，把他抱上來，摟在懷中。施公便問之貴說：「你甥女被方剛喪其名節，王守成尚且疑心，你夫婦留下，是何緣故？」劉之貴跪爬半步說：「老爺，小的知道甥女從小遵守規矩，嫁與方宅，成其夫婦；花燭二日，太翁就終，令人可憐。適喜個月滿足，誕生一子。方族藉以九口生子為辭，圖賴產業情真。」施公說：「你言有理。世間也有九口生子之理乎？」之貴見問不言。施公又問：「你為何不答？」劉之貴說：「若論九口生子的話，也有半信半疑。小的默思，甥女平日是個最賢慧的，若要冤他有私心，小的死也不信，因財圖害甥女是實。」施公聞言含笑說：「難為你憑信貞娘，真乃眼力高強。九口老兒種子，世間也算奇事。因你們少讀詩書，那得知道？本縣自有憑據，除其疑心。」貞娘一聞此言，連忙叩頭。施公吩咐道：「劉之貴、王氏起來，站在一旁，聽候發落。」

施公又命人傳方剛合族人等，上堂聽審。施公說：「尊宅那位是族長？」只見上來一人，名叫方敏文，掃地一躬，口尊：「老父台，方家支派族長，就是商人。」說罷下跪。施公說：「去世的方節成是你的何人？」方敏文回答：「是商人的嫡派族姪。」施公說：「你那堂姪娶王氏，族中知道麼？」方敏文說：「這件事，族中都皆知。但只是明媒正娶，原是通房使妾。」施公說：「九口納寵，你們為何不攔？」敏文說：「商人同合族也曾勸過。怎奈貞娘之父苦苦纏擾，以恩酬情。族姪雖然九口，身體康健，兩下情願。不料一宿而終。貞娘如同追命之鬼！望父台判斷。」施公微微冷笑，叫聲：「老兄，莫非貞娘暗裡有什麼隱情？你姪之死，若有屈意，只管實說。本縣嚴刑拷問！」方敏文聞聽，不由暗喜。施公又說：「我且問你，老者無子，幾時去世？合房全無掛孝，莫非你們是一姓兩字？快實講來罷！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